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鄭成功

王鍾麟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 成 功

王鍾麒 著

百 科 小 叢 書

40709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功成鄭

著麒鍾王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KOXINGA

BY WANG CHUNG CH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成功

目次

第一篇 家世與時勢

第一章 鄭氏之先世與家庭……………一

第二章 弘光始末與閩浙分立……………六

第三章 隆武覆敗與芝龍降清……………一二

第二篇 抗清運動之展布

第一章 初建義旗與據守金廈……………一九

第二章 縱橫海上與魯王來依……………二七

第三章 屢拒清誘與圍攻福州……………三八

第四章	大舉北伐與直取瓜鎮·····	五四
-----	----------------	----

第五章	金陵慘敗與廈門卻敵·····	六一
-----	----------------	----

第三篇 臺灣之營關

第一章	臺灣之地位與歷史·····	六九
-----	---------------	----

第二章	驅除荷蘭與開建郡縣·····	七三
-----	----------------	----

第四篇 餘烈之終替

第一章	永曆之亡與成功之歿·····	七九
-----	----------------	----

第二章	鄭經之繼立與友軍之消滅·····	八五
-----	------------------	----

第三章	金廈之失守與泉漳潮惠之再舉·····	九一
-----	--------------------	----

第四章	清師之漸逼與臺灣之沒落·····	九八
-----	------------------	----

鄭成功

第一篇 家世與時勢

第一章 鄭氏之先世與家庭

成功姓鄭氏，初名森，明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所居地名東石，在石井巡司境，即府城南三十里之安平鎮也。世爲府掾。祖紹祖，泉州庫吏。庫街故與府治後衙相望。父芝龍，字飛皇（一作飛黃）小字一官。一官七歲（一作十歲）時，戲投石子，誤中知府蔡善繼冠。善繼擒治之，見其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去。比長，有膂力，蕩逸不喜讀。安平濱海，有李習者以商舶往來日本，一官父事之，附海舶東渡至長崎。一官時年十八，貌又姣好，羣商悅之，與俱日就島主宴飲歌舞焉。有平戶士族田

川氏女（一作翁氏）悅一官，遂聘之，即成功母也。

李習既撫一官，乃授之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一官乾沒之，與弟芝虎流入顏思齊（一作振泉）黨爲海盜。思齊、海澄人，亡命日本，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金門、廈門間。及死，衆禱諸天，擲碗得聖筊而碗不破者立爲主帥。一官三擲而碗不破，遂以爲主。於是改名芝龍，始通家耗。置蘇杭、兩京珍玩，與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諸國，掠潮惠肇福汀漳台紹之間。久之，所得不資，儼然海王矣。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三月，芝龍犯金門、廈門。四月，犯廣東之靖海甲子地方。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拋石不責之恩於芝龍，擢爲泉州巡海道，欲有以撫之。芝龍遂詣泉州降。而巡撫朱欽相第令繳船隻軍器，候安插。其弟芝虎說芝龍曰：「此欲散我黨羽耳！」乃揚帆去。崇禎元年（一六二八）犯閩之銅山，敗都司洪先春。又犯金門，獲游擊盧毓英。芝龍縱之還，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東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皋檄千戶馬勝、百戶楊世爵勦之鎮海衛，皆敗死，且大調兵船會勦。或議避之粵東。芝龍曰：「咨皋膏粱紈袴，徒讀父書，（咨皋爲平倭寇名將俞大猷之子，故云然）何足懼哉！」遂併力拒敵，大破之浯嶼。咨皋遁入廈門。給事中顏繼祖糾之，咨皋坐是褫職。於是芝龍縱橫沿海，當事者

莫敢問焉。

其年秋七月，巡撫熊文燦從泉州知府王猷之請，遣盧毓英招之。芝龍降，重賂當道搢紳。惟少詹事林釵不見其使，反其牘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與人爲善者，非也；與人爲善而又因以爲利者，亦非也。」遂以義士鄭芝龍收鄭一官題奏，委爲海防游擊。當是時，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芝龍富堪敵國。乃築城於安平，宮室縱橫數里，海梢直通臥內，逕達海。其守城兵餉自給，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若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習豪奢，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巡撫沈猶龍與之有舊，猶龍母誕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盒。猶龍歎賞，復進一株。其侈汰多類是。芝龍有弟芝虎、芝彪（後改名鴻達）、芝豹（小字莽二）及猶子彩，俱知名，一門聲勢煊赫東南矣。

時南安有苟慙，惠安有劉香老，皆稱富強。苟慙先亡，香老恃衆不就撫，剽掠海上。芝龍已積官至都督同知，頗有縱敵嫌；按察使曾櫻以百口保之。芝龍感激，遂以八年（一六三五）四月合粵兵擊香老於四尾遠洋。旣而進戰於五虎門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而芝虎勇甚，望見香老乘大艦指揮兵

士，乃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之。香老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老顧亦勇，自起格虎，兵器墮，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以死。芝龍既併其衆，勢益強。遂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先是，芝龍妻子留日本，格於彼俗不得歸。（贅壻例不許歸。）及平香老，以功官都督。其子森在日已七歲矣。芝龍屢請於日，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帛往，圖畫芝龍爲大帥秉鉞海表，軍容煊赫狀。其外家頗憚之，乃謀於衆，遣森還，田川氏則仍留住彼中也。

森儀容俊偉，倜儻有大志。每東向望其母，輒掩涕，大爲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逵甚器之，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讀書不治章句，作洒掃應對進退題文，中有「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語，塾師大奇之。先輩王觀光亦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年十五，補南安縣學生員，試高等，食餼。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乃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也！」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及唐王立閩中，建號隆武，是爲紹宗襄皇帝。芝龍使森入朝，帝奇其貌，與語大悅，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因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之爲「國姓」。

日本聞芝龍貴寵，乃送田川氏至安平。（按成功受賜國姓，當稱朱成功。而民間及外邦每尊之爲「國姓爺」，由是輾轉遙譯，西籍乃有 *Kokings*, *Kokiga* 之名。乃國人不察，往往譯作「高新加」等類似姓名，一若明末開關臺灣者別有一高姓之人，是則不可不辨而正之也。）至是，成功母子始慶完聚焉。

第二章 弘光始末與閩浙分立

芝龍就撫之初，北方流賊已大起。十餘年來，芝龍官階日益高，而北方賊氛亦日益熾。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賊魁李自成陷京師，思宗自縊於景山；黃河南北及荊楚、巴、蜀之地乃土崩魚爛而不可收拾矣。先是，賊近畿輔，大臣疏請南遷，或請命太子視師江南，帝悉不聽。及京師覆沒，報至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次浦口。諸大臣議立新君，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潞俱以避賊南來，倫序當屬福王，而以德則潞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定策立之，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張甚。可法不得已，奉福王卽帝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士英自爲首相，出可法督師江北。可法分江北爲四鎮：以劉澤清轄淮、海，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經理光、固一路。又進左良玉爵爲寧南侯，以上游之事委之。然諸武臣各占分地，賦入自豐，置封疆兵事不問，乃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甘心爲人作排擠異己之具而不恤焉。

時芝龍坐大閩中，而其弟鴻逵方以總兵官屯鎮江，芝豹及猶子彩竝爲水師副將。有同官陳謙者，嘗與芝龍盟於廣州，南都立，謙陳追勦之策，部議謂其切時務，且與閩帥交善，令齎敕書金帛獎諭芝龍，調其兵六千人入衛，歸鴻逵統領，并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啓敕書，乃誤書「南安」爲「安南」，芝龍愕然。謙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贈而別。是年（崇禎十七年）冬十月丙辰，復以芝龍爲總兵官，鎮守福建。甲戌，命鴻逵掛鎮海將軍印。由是，鄭氏遂屹然爲南中重望矣。

馬士英既得志，乃引先朝逆案（即魏忠賢黨案）巨魁阮大鍼爲兵部尙書，相與排斥正人。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尙書張慎言、侍郎呂大器等，皆以宿德重望在位，相繼被逐。盡召逆案中楊維垣、虞廷弼等十餘人布列要津。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弟也，故與大鍼世仇，又嘗首劾士英。大鍼誣以罪，逮下獄，而盡雪逆案中賈繼春等。楊維垣遂追論三朝當局，力詆王之桀。楊漣等，而爲霍維華等訟冤。乃命重頒三朝要典，（魏黨藉以壓制東林諸人者，崇禎初定逆案，撤消此典，）宣付史館，並追卹逆案諸臣。會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逮下詔獄，大鍼欲假以誅東林及夙所不合者。

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將窮治其事。士莫不欲興大獄，乃止誅大悲，諸人獲免。

初，李自成陷京師，總兵官吳三桂方以防清擁兵駐山海關。自成執其父襄，令書以招之。三桂將降，至灤州，聞愛妾陳沅爲自成將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關，襲破賊將。自成怒，自將攻之。三桂懼，乞師於清。時清太宗已殂，子福臨卽位，是爲清世祖，改元順治，皇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三桂至其軍，多爾袞許之，率明降臣洪承疇等赴援。其年四月，大破自成兵於山海關。自成還北京，殺吳襄，焚宮闕，悉載輜重西走，多爾袞遂入北京，命肅親王豪格略山東、河南，都統葉臣等定山西。清世祖亦旋以十月由瀋陽徙都北京。於是引狼入室，大好河山，竟拱手讓諸異族矣。

自成旣敗，遁還西安，遣將扼守潼關。清主定都北京，卽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吳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蒙古古兵，赴榆林、延安以拊陝西之背；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自成前後受敵，乃棄陝西，自武關走湖廣，衆尙數十萬。清廷命阿濟格等追擊斬之。多鐸見西事已定，遂分兵直下江南。時史可法方開府揚州，遣將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清兵

奄至，可法告急於朝，士英故寢其事不卽報。總兵許定國遂誘殺高傑，走降於清，可法兵勢益蹙。弘光元年（清順治二，西元一六二九）三月，清兵方渡淮，而左良玉在湖北，以士英裁其軍餉，傳檄遠近，藉口擁護太子。（時有北來人王子明冒稱太子繫獄中。）清除君側，遽自漢口列舟東下。南都戒嚴，急召可法入援。良玉至九江，病死。而清兵已破泗州。可法乃遄還揚州，分陴固守。上疏告急，不報。凡拒戰七晝夜，城陷，死之。

多鐸既陷揚州，遂率衆南下。時鄭鴻逵已封靖虜伯，與鄭彩聯兵守京口。清兵至瓜洲，取民家門欄桌椅結大筏，燃燈燭，施號礮，亂流而下。南岸守兵以爲北騎渡江也，礮石擊之，日奏捷轅門，鼓角震天。京口民牛酒犒勞，歌舞騰發，而清兵從坎壘橋狹流輕舟飛渡。黎明，升高阜，設亭障，擊鼓吹螺，大隊開闢，放舟蔽江而南。諸軍始覺，倉皇列陣甘露寺。清縱鐵騎蹙之，悉潰。鴻逵與彩等以舟師入海，走福建。清兵遂取鎮江，西向南京。帝於夜半跨馬出通濟門，奔蕪湖，依黃得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之言，倉皇至此？」帝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曰：「敢不效死！」既而劉良佐以清兵至，（良佐先已降清）得功督將迎戰，良佐大呼招降。得功曰：「汝乃降乎？」忽

飛矢中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爲，拾所拔箭刺吭死。總兵田雄遂劫帝降清，江南北悉爲清有。

南都失守，清廷命貝勒博洛爲征南大將軍，進攻浙江。馬士英先已遁至杭州，迎戰不利，渡錢塘江東走。潞王常淦遂以杭州降，浙西悉入於清。時太祖十世孫魯王以海在台州，兵部尚書張國維、定海總兵王之仁等迎王監國，盡驅錢塘江民舟，列兵江上。西取富陽，以扼上游；遙通太湖義兵，以謀恢復。先是，唐王聿鍵在杭州，（聿鍵，太祖九世孫，封南陽。崇禎時，以倡義勤王得罪，禁錮鳳陽。弘光時釋出，令徙居廣西平樂府。行抵杭州而南都覆。）力勸潞王監國，不聽。會鄭鴻逵、鄭彩自京口至，與王遇，語及國難，王輒沾泣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鼈、鄭升衛之入閩。至水口驛，福建巡撫張肯堂具啓迎謁。王復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肯堂乃與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謀，欲奉王監國。芝龍意猶豫，以鴻逵所迎，勉就約。閏六月癸未，羣臣三上牋勸進。丁亥，監國於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頃之，從鴻逵議，遂以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於南郊。改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就布政司爲行殿。大赦，以明年爲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帝尊號曰聖安皇帝。撫有福建及西南各省，特仙

霞嶺爲國防。及戊申而魯王監國於紹興，於是閩、浙竝立，啓閩爭之漸矣。

清兵之南下也，人民多不服。及薙髮令下，抗拒者尤衆。兼以降臣叛將之肆虐，義憤所激，乃益切。於是江南義兵紛起，或通表隆武，受其封拜；或近稟魯王節度，藉爲聲援。閩、浙兩方竝倚以爲阻格清兵之具焉。然民兵起自倉卒，未更訓練，餉糈兵仗又時虞不給，徒恃忠義之士之奔走呼號，慷慨鼓舞而已。清廷以貝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命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總督軍務，竝駐江寧（時已改南京，應天府爲江寧府）。貝勒博洛駐杭州，俾擊義師。由是，上下江及太湖諸軍皆卽破滅，長江下游復入於清。閩、浙藩籬既撤，情勢乃日亟。

當馬士英敗遁時，阮大鍼等亦南走，復煽亂於魯王朝，使與諸義師銜。閩中頒詔於魯王，魯王欲受，而熊汝霖、張國維執不可。魯王遣使閩中，隆武帝發銀十萬犒師，士英嗾總兵方國安縱兵劫奪之，且聲數閩中罪狀，以爲非所宜立。於是嫌隙始構，閩、浙如水火矣。